

## 高度市场竞争中 金融机构的退出是必然的

王兆星

首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于2014年5月10日—5月12日在清华大学举办。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共同承办，搜狐财经做为活动首席合作媒体，全程参与报道。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在这样一个高度的市场竞争当中，特别是一个高度的利率市场化的环境当中，金融机构的失败，金融机构的退出是必然的，是必要的、必须的，也是强化市场约束，防范道德风险所必须的，但关键是要防范这种单体的风险而引发为系统风险，所以，我们要始终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这条底线，要不断增强对风险的识别，对风险的预警和对风险的控制的能力，要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预警、早隔离，早处置，增强监管的前瞻性。

### 以下是文字实录：

王兆星：大家好，非常荣幸被邀请参加今天的全球金融论坛，同时也非常荣幸在这里再次见到我们的一些老前辈、老领导、老朋友。同时，也在这里能够结识更多的新朋友，新同学。我的发言非常简短，不会像士余行长那样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我只有一个稿子。今天我们上午论坛的主题叫改革发展的新征程，所以，突出了一个“新”字，那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的起点。所以，我在这里也想借题发挥，想从一个金融监管者的角度来谈一下我们所处的新时期面临的新挑战和我们应该承担的新使命。

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认为至少具有这样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首先，我们进入了一个后金融危机时期。这场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之久，影响之广，破坏之重，以及它所带来的变革之深刻，都将是历史上所少有的。这场危机摧毁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它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值得珍惜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财富、理论财富、制度财富和实践财富，这场金融危机所带给我们的反思，所带来的理论上的变革和制度的变革，以及带来的世界经济金融的新格局，都将对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趋势产生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一个治理金融危机和促进经济复苏这样一个并重的时期。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包括G20，包括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及各个国家的政府、央行监管当局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来治理这场危机，来加快这场危机的结束。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带有一点刺激性、激进性的财政的金融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所以，在未来一段时期，治理危机和促进经济的健康的复苏仍然是我们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政府当局所面临的重要的历史的任务。全面的恢复信心，全面的恢复在金融危机所遭受重创的信心，来为未来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三，我们所处于的时期也是一个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的时期，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及中央银行采取了超常规的货币投放、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日本、欧盟也同样都采取了刺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应该说这些带有刺激性的政策，带有点儿强心剂的这样一种处置方案，对于迅速的结束金融危机，恢复市场的稳定，加快经济的复苏，应该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它也会必然产生短期、长期、潜在和现实的负作用。同样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政策，特别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样在未来一段时期将面临着这些政策如何退出，何时退出，而这种退出对本国经济，对全球，对未来将产生哪些连锁的反应。所以，仍将面临着非常艰难的抉择。

第四，我们所处的时期也是一个金融监管制度规则的重大变革时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尽快的恢复信心，也为了防止下一次危机过早的到来，国际社会对监管制度、监管标准、监管规则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构建了全球新的资本和流动性的监管标准，同时也构建了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新的监管的框架。同时，也正在研究探索如何处置危机，如何解决太大不能倒的道德风险问题，来探索新的金融机构的恢复、处置制度和相关的机制。各个国家也在变革自身的监管的制度和结构。应该说监管的深度和广度都在进一步扩展。影子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等等，都已纳入到新的监管制度的框架之内。

第五，我们所处的新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金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30年代大危机之后，金融业从混业走向了分业，70年代的放松管制，金融的自由化，金融又从分业进入了混业的时代，而这种混业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复杂性、关联性、传染性和系统性。所以，金融危机以后，我们要对这样一种金融机构又进行了新的反思。美国的沃克尔规则、英国的栅栏原则，以及欧盟出台的新的监管的方案，都是力图将各类风险不同，对金融稳定和实体影响不同的金融业务、金融行业以适当的各类方式来使他们各行其道，来最大限度的防范可能引起的这种跨市场，跨行业，跨系统所带来的全面的金融风险。所以，现在可能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金融结构新的发展态势，那就是既不是过去的那种严重的混业，也不是泾渭分明的分业，可能会走一条中间的路线。

第六，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金融发展模式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这场危机也证明金融的自我创新，金融的自我循环，金融的自我膨胀，必然造成金融的严重泡沫，必然会造成全面的金融危机。所以，危机之后，我们一个深刻的反思和教训那就是金融必须要回归金融的本源，要回归金融的基础的功能，金融要回到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样一条根本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对危机前的金融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进行变革，要抑制过度的金融投机、金融的自我膨胀。

第七，我们所处的新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对金融创新进行重新反思，进行重新调整的时期。金融创新是金融活力、金融效力，提高金融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不可缺少的或者是一个不竭的动力。金融创新永无止境，但金融创新也必须要有限度，必须是在一种法律法规和有效监管及高度的透明之下来进行。

我不反对金融创新，也不反对金融衍生工具，更不反对资产的证券化。刚才刘行长也在倡导要发展资产的证券化，但我要反对那些没有监管，缺乏透明的，是金融自我循环的那种更加复杂的那种金融创新，那种金融衍生产品和那种自查的证券化，它必将带来的是金融大厦的倒塌，不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更多的益处。

我们所处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一个金融全球化重大的演变时期，我们也要对金融全球化进行新的反思，进行新的调整，但进入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次危机之后，从金融业务的全球化，金融规则的全球化，金融风险的全球化，金融危机的全球化，到危机应对的全球化，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阶段。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我们处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这就是我要讲的我们的新挑战。

首先，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目前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复苏的不平衡与货币政策的不协调同时并存的这样一种挑战。美国、日本、欧盟都处在一个经济复苏的不同的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抉择，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着结构调整，经济减速，以及通货膨胀的压力，由此而带来这种经济发展和复苏的不平衡就决定了各个国家所采取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不同，也就带来了这样一种对世界经济恢复和发展带来的一种不同的影响和效应。各个国家将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展阶段来采取针对本国经济的财政和政策，而很难更多的考量其他国家

对世界经济的外溢的效应和影响。这样就给世界经济和市场带来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新的波动的因素。

第二，正是由于西方国家采取的这些政策和这些政策的差异性，以及在退出过程中的不协调性，这样同时也带来了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那就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将面临货币贬值、资本外流和金融市场波动的挑战。前不久阿根廷、印度、土耳其、马来西亚等相关国家已经出现了货币贬值、市场波动、股票债券市场出现震荡，这很大程度上既是由于国内经济结构的影响，同时也是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其他国家采取的不同政策所产生的效应所带来的一种反应。这些都会给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当局和金融监管当局如何来应对这种资本的外流，市场的波动，以及货币贬值，通胀压力带来新的挑战。

第三，金融风险这种跨国家、跨地区、跨系统、跨市场传染的挑战。

第四，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那就是在我们应对危机的过程当中，大幅度的提高了资本和流动性的监管标准。这样也会给金融银行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将面临着如何提高资本的流动性标准，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安全性和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之间如何寻找更好的平衡，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

第五，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也将会带来由于银行监管标准的提升和更加严格，也就会产生更多的影子银行的快速的发展，会产生更多的监管的规避和监管的套利，而这种影子银行在无监管、无透明的野蛮生长的情况下，它也会给金融的稳定，金融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所以，如何在加强对银行体系监管的同时，同时更好的规范和监管这些影子银行，来最大限度的防范有害于金融和经济稳定的这样一个以金融创新为名的这样一种监管套利行为。

第六，除了这种全球形势，中国也处在一个自己独特的历史时期，面临自己独特的新的挑战，那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速的减缓，产能过剩的压缩和对深层次矛盾的全面的改革。所以，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也好，经济的增速减缓也好，产能过剩的调整也好，还是进行利率市场化等改革也好，这些如果我们进行的非常顺利，将为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础，如果处理不好，它同样会聚集和放大金融风险，给金融体系的安全带来重大的冲击。

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一些新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金融监管者应该勇敢的承担起新的时期所赋予我们的新的历史使命。

第一，对于一个金融监管者而言，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这是我们首要的，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我们还将承担一些其他的重要的使命，那就是首先我们必须处理好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关系。

第二，我们必须处理好支持金融创新与维护金融安全的关系，要使得金融创新能够健康的发展，能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强化金融服务经济功能的重要的支撑，而不是应该成为威胁金融体系稳定和安全的因素。

第三，我们要处理好放松金融管制与加强金融监管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必须要继续放松金融管制，尽快解决和减缓金融压抑的状况，使金融发挥更好的功能来更好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所以，必须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金融监管。

第四，要处理好发挥市场功能与强化市场纪律的关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就必须让市场的因素、市场的价格、市场的要素充分发挥作用，来更好的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和金融运行的这样一种作用。但危机也告诉我们市场并不万灵，市场也有缺陷，市场也有失败，所以，在发挥市场、强化市场的同时，也必须要强化市场的纪律，市场的约束。

第五,要处理好保护存款人金融消费的权益与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关系。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把保护消费者权益纳入了我们监管的视野和监管的制度的范围,并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法律制度,现在一行三会都设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在不久的将来,存款保险也将诞生,这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维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信心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保护不当,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不当,它也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也会大大的弱化市场纪律的约束。所以,我认为对存款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应该建立在法律法制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对金融投资不应有隐性担保,刚性兑付,应该最大限度的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以及它对金融安全稳定的损害。

最后,我们也要处理好单体风险和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在这样一个高度的市场竞争当中,特别是一个高度的利率市场化的环境当中,金融机构的失败,金融机构的退出是必然的,是必要的、必须的,也是强化市场约束,防范道德风险所必须的,但关键是要防范这种单体的风险而引发为系统风险,所以,我们要始终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这条底线,要不断增强对风险的识别,对风险的预警和对风险的控制的能力,要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预警、早隔离,早处置,增强监管的前瞻性。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各位同学,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要承担起新的历史的使命,以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智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来支持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来建设中国更加强大,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的金融业。最后,祝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14年05月10日 搜狐财经)